

## 第三十六章 天下有狗，誰人趕之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秦老爺子安靜地坐在大石頭上，然後笑了起來，老年人的笑容總是顯得那樣的平緩與溫和，就像是早已脫去了一應的激烈情緒，有的隻是洞悉世事的平靜。

他身上穿著棉被，披著那件大衣，顯得有些臃腫，隻是老爺子的身軀異常高大魁梧，所以並不顯得累贅。

“不要太擔心。”

老爺子負著雙手，站在雪水一片的菜地麵前，微微抬頭，用那雙已經有些渾濁的雙眼看著天上偶爾穿過夜雲的冬月，蒼老的臉上浮現著一絲許久未曾見的霸氣。

秦恒昨天夜裏才知道山穀裏的安排，在滿懷震驚之餘，並不是很清楚父親為什麼會突然對範閑動手，他身為秦家這一代的接班人，從理智上來講，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，家族忽然無緣無故惹上範閑這麼一個難惹的敵人，但是他沒有反對。

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父親之所以會這樣安排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而且他是兒子，是軍人家的兒子，習慣了以軍中的態度，迎接父親的命令，在秦家之中，老爺子就是元帥，其餘的人都是下麵的將官。

對於命令，隻能接受，不用解釋。

秦恒也是聰明人，自然知道父親之所以在山穀事敗之後並不擔心的原因是什麼...範閑在朝中的敵人太多，似乎無論是哪一方的勢力，都有可能趕在範閑回京之前試圖狙殺他，而秦家，卻是所有的勢力當中。最不可能出手的那一方。

就連秦恒自己都想不明白父親為什麼要殺範閑，更何況朝廷裏那些負責調查地人們。

而且自己家是秦家，就算陛下最後懷疑到什麼，但在沒有一絲證據的情況下。也不可能就此問罪。

...

“我朝大軍五停之中，我秦家占了一停，葉家占了一停。”老爺子緩緩說道：“如果你身為一位帝王，會不會允許這種現象？”

秦恒默然，低頭看著腳前的爛泥地。

老爺子輕聲說道：“可陛下會允許，因為陛下有雄心，他安安靜靜地等了十幾年，隻是為了等北邊那個光頭，東邊那個白癡死...或者老，所以他允許我們秦葉兩家暫時保存著。因為將來要征戰天下，總是需要將士們去衝殺的。”

老爺子微笑說道：“為父當年也號稱一代名將，隻是如今年歲早已大了。而當今名將。自然以北齊那位上杉虎為首，我大慶還有大殿下、有小乙。葉重雖比我年紀小不少，但常年負責京都守備，早已失卻了當年地厲氣。可是誰都沒有想過...這天下最厲害的領兵大將不是旁人，其實。就是陛下。”

秦恒依然沉默，心裏卻十分肯定這個說法，他也是位軍人。正如慶國所有的軍人心中那般，對於一直深居內宮的皇帝陛下有一股從內心生出的敬畏與崇拜，雖然陛下已經有十幾年未曾領兵，但是曆史早已證明，三次北伐，將橫互大陸的大打的七零八落，雖然未曾一統天下，但用兵如神這四字，確實可以用在陛下身上。

“葉家能夠存留到今天...”老爺子緩緩閉上眼睛。“是因為有葉流雲那個老東西，而我們秦家雖然沒有葉流雲，卻依然能夠存活到今天，是為什麼？”

秦恒低頭說道：“因為有父親在。”

這是一句極誠懇的讚美，秦老爺子沉默少許，並沒有反對這個說法，自己的門生故舊遍及朝中軍內，如果葉流雲是用自己的絕世武功為葉家保存著一個活路，而秦家則是在自己地遮蔽之下，幸福地在慶國生存著。

這一切都來源於自己，所以自己必須活著，雖然這麼大的年紀，身體時常生病，可自己依然要活著。

“我忠於陛下...忠於慶國。”秦老爺子緩緩說道：“我從未做過對不起陛下的事情，所以，陛下也絕對不會對不起我。”

秦恒心裏咯噔一聲，心想今天白天在山穀裏狙殺欽差大臣範閑...那位可是陛下地私生子，難道這還不算對不起陛下？隻是這句話他是斷然不敢問出口的。

秦老爺子雙眼平視前方，一股在軍中浸\*\*五十年所培養出的霸氣油然而生：“你不明白為父為何會選擇此時出手，我也不想將當年的事情都講給你知曉，我隻是想教給你，什麼是出手的時機。”

...

“當所有人都想不到你會出手地時候，出手。”秦老爺子回頭看了自己的兒子一眼，“當所有人都可能出手的時候，你出手。”

“這水已經夠渾了，不在乎多加我們一個。誰也不知道渾水下麵地是什麼，所以我們才會安全。”

“陛下雖然絕世英明，但畢竟深在宮中，對於很多事情無法獲得第一手的信息。”秦老爺子平靜說道：“如今這個世上，能夠猜到或者知道我與山穀之事有關係的，隻有那兩個人。”

“而很奇妙的是，這兩個人都不會對陛下說。”

“所以這次的行動雖然失敗了，但是隻要沒有被人擺到台麵上來，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。”

秦恒忍了許久，終於忍不住低聲問道：“為什麼那兩個人不會對陛下說？”

“因為老爺子從一開始就在沉默。”秦老爺子的唇角泛起一絲譏諷之意，“不論他因為什麼原因沉默，這次山穀裏的狙殺有他們監察院的配合，他如果現在把這事挑明了，在陛下麵前，該如何解釋？”

秦恒明白了，卻還是不明白，為什麼陳院長大人會沉默，難道他...也想範閑死？這是怎麼都說不通的事情，他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可是...如果院長大人將我們埋在裏麵地那人揪了出來，豈不是可以向陛下陳述他的猜測？”

“猜測。”老爺子冷冷說道：“你也知道，這隻是猜測，陛下憑什麼就相信他的猜測？更何況那個人又豈是這般好揪出來的？”

“還有另外一個人呢？”

秦老爺子蒼老的麵容上多出了一絲紅潤，似乎許久沒有參與的鬥爭讓他整个人年輕了起來，他輕聲嘲笑說道：“在陛下治下的朝廷裏，我唯一有所警懼的便是當年的林相和陳院長，林相被陛下逼著辭了官，陳萍萍又另有心思...至於長公主。”

老爺子帶著一絲譏笑說道：“如果長公主要挑事兒，我老秦家會出問題，燕小乙難道就能置身事外？”

秦恒愕然抬首，燕小乙兒子藏身自己屬下的事情，他也是昨天夜裏才知道，而且從父親的神態看來，他自然明白了，燕小乙兒子在山穀前就對範閑進行夜襲，繼而將範閑一行人拖進山穀之中，這竟是老爺子一手安排的！

想到此節，他的心中不禁對父親產生了一絲敬畏，老爺子許多年不曾視事，一旦出手，果然厲害。

“我秦家一直站在陛下這方，在朝事之中保持中立。”秦老爺子漠然說道：“如今兩邊都在拖咱們下水，那便下好了，我自然也要將他們拖住，大家抱成一團，看看以後怎麼走吧。”

老爺子歎息了一聲。

秦恒卻在心裏想著，朝中軍中這些大人物們都各有心思，如果真要抱成團了，那...陛下豈不是成了孤家寡人？

“今天你在樞密院前見著什麼了？”

老爺子雖然早已從自己的情報系統知道了當時的情況，卻依然想從兒子的嘴裏聽一遍。秦恒將當時的情形講了一遍，重點放在範閑的神態以及那名慘不忍睹...的血人之上。

血人便是山穀中留下的唯一活口，雙臂斷，一眼瞎，身負重傷，奄奄一息卻不得便死。

“那是我軍中好漢，不能受監察院的侮辱。”

老爺子冷冷說道。

秦恒知道負責山穀狙殺的那批人是自己家在崱山衝暗中訓練的私兵，在軍方的花名冊上是根本看不到的，所以就算範閑斬了那二百個人頭，秦家也不需要擔心什麼，他遲疑說道：“那位將軍乃是硬氣之人...”

他的意思是，既然那人不會出賣秦家，何必冒著內線暴露的危險去滅口？

“我軍中之人，隻可站著生，不可跪著活。”老爺子幽幽說道：“能讓他光榮的死去，是為父此時唯一能夠做到的補償。”

秦恒默然。一片冬月灑下銀光。與秦宅內的積雪一映，耀地微瑩一片。

老爺子咳了兩聲，往內宅走去，對自己的兒子最後說道：“以後做事決斷要快些。準備充分些。”

秦恒低頭，知道父親說的是今天山穀狙殺的最後，自己帶著守備師地騎兵進入山穀，卻被範閑小心翼翼地後手布置製住，根本無法進行最後的冒險嚐試。他自嘲地笑了一聲，心想碰上範閑這樣一個誰也不信的七竅玲瓏人，自己又能有什麼法子？

\*\*\*\*\*

第二日清晨，靜澄子府的後門處，如平時每個早間一般，來了一位送菜的漢子。漢子恭恭敬敬地將菜搬了進去，嗅了嗅府中的空氣，根本不敢說什麼。賠著小意與府中管事聊了兩句，便趕緊退了出去。

從小巷裏穿到正街上，送菜的漢子抬頭看了一眼靜澄子府的那個黑色匾額，揉了揉鼻子，心想言大人家實在是過於低調了。街坊們都知道，這宅子是陛下賞給言大人的，如今大人早已晉了三等伯爵。連小言公子也有了爵位，可這匾額卻是一直沒有改。

送菜的人離開，菜筐還是孤單地放在言府廚房旁地空地上。

管事看著四周沒有人，很自然地伸手去提了提菜筐，似乎是想看看今天的份量如何，那送菜的人有沒有克扣斤兩。

份量很足，管事滿意地笑了起來，將手袖到棉襖地口子裏，免得被這大冬天的寒風凍著了。隻是沒有人發現，他已經從那菜筐最上麵一圈抽了根竹篾條。

來到書房，已經退休的四處主辦言若海已經如往年裏每一天那般早起，洗漱已畢，正在抄寫一篇靜心的文論。

管事恭恭敬敬地奉上茶，然後有意無意間將那根不長的竹篾條放在了茶碗地旁邊。

言若海拿起那根竹篾條，皺了皺眉頭，手指微微用力從中折斷，取出一個小小的白布條，然後看著上麵的字跡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他地手指敲著桌麵，敲了許久，似是在出神。

許久之後，如今的四處主辦，日後的監察院提司接班人小言公子言冰雲推開書房的門走了進來，然後回身很溫柔地將門合上。

他坐到了父親的對麵，接過了那張白色的布條，看著上麵的內容，一向冷若霜枝的雙眉也忍不住皺了起來。

...

“那個活口...樞密院根本不敢接手，兩邊打了半天的官司，都知道燙手地厲害，誰也不敢放在自己的衙門裏，就是生怕這個人忽然死了，提司大人會發瘋。”

言冰雲憂慮說道：“就算我能想出法子，將那個人殺了滅口，可是...小範大人知道了怎麼辦？”

言若海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老爺子既然找上門來了，這件事情總是要做的。”

言冰雲看著父親，也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如果...將來提司大人知道山穀外的狙殺...我們明明事先就知道，卻不管不問，他會不會把我們的房子拆了，將我們父子二人砍了？”

言若海一怔，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再次歎了口氣，歎息裏滿是無奈之意，說道：“這有什麼法子？院長大人交待下來的事情，我們總不可能不做，小範大人如果要殺我們...我們隻好建議他先去把那把輪椅拆了再說。”

言冰雲一向冷漠的臉上也忍不住多出了一絲煩惱之意，半晌後說道：“父親是什麼時候從軍中到的監察院？”

“有三十年了吧。”言若海想著往事，皺眉說道：“我在軍中雖然不出名，但暗底裏卻是秦老爺子的親兵，隻是埋在營中，一直沒有起什麼作用。”

言冰雲搖頭歎道：“難怪老爺子這麼信任你，不過父親一直在監察院裏做到今天這個地位，想必老爺子心裏也是很得意當年的安排。”

言若海第三次歎氣，臉上似笑非笑說道：“可問題是...我在入軍之前，就已經是監察院的密探了，隻能說...秦老爺子的運氣不怎麼好。”

言冰雲低頭說道：“院長大人果然一切智珠在握，算無遺策，隻是不明白，明明可以阻止的事情，為什麼非要眼睜睜看著這些事情發生呢？”

...

京都郊外的陳圓之中，陳萍萍坐在輪椅之上打了個哈欠，對身邊滿臉憤怒的費介說道：“你急什麼急？大清早地就要來殺我？他是你最疼的徒弟，難道就不是我最疼的接班人？”

費介眼中的幽火燃燒著，冷冰冰說道：“你到底要做什麼？範閑差點兒就死了！”

陳萍萍咕噥了兩句，用那極有特色的微尖聲音說道：“為什麼？當然就是為了這個事實，這個既定的事實...人人都說我是陛下的一條狗，但其實，那位老爺子才是陛下最大的忠狗...沒有點兒真正的鮮血噴湧出來，怎麼能讓狗主人舍得打狗？”

陳萍萍拍拍雙手，舔著微幹的嘴唇說道：“而且我一直很好奇，我把陛下的狗兒們都趕到了院子裏麵亂吠，陛下變成了孤家寡人，他能怎麼辦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